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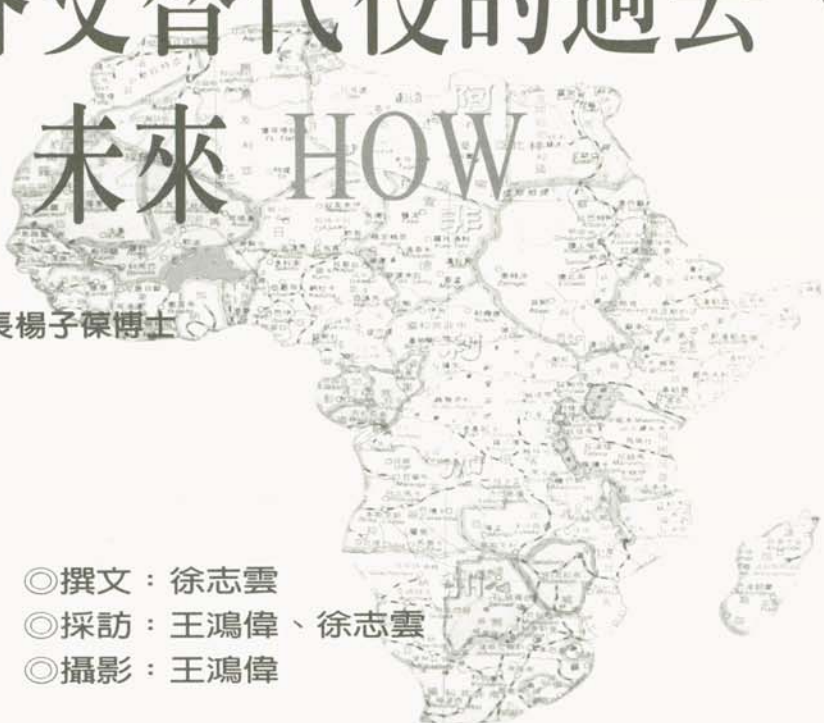
國際醫療救援

醫療外交替代役的過去、現在、未來 HOW

醫療外交替代役之二

醫療外交替代役的過去、 現在、未來 HOW

—專訪國合會秘書長楊子葆博士



- ◎撰文：徐志雲
- ◎採訪：王鴻偉、徐志雲
- ◎攝影：王鴻偉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形塑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如果國家利益的實現，與年輕人自我理想的實踐不能一致的話，對一個國家而言是一項危機。……也許你還年輕，但你，你也可以是台灣最年輕的大使，台灣形象就由你來形塑。

——楊子葆博士《公益旅行家》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ICDF）成立於民國85年，隸屬於外交部，是負責我國專業對外援助

的法人機構。自民國90年外交替代役實施以來，國合會也扮演了督導外交替代役男的角色。我國海外援助工作由來已久，從過去筆路藍縷的發展軌跡，到現在擴大招募青年的投入，究竟外交替代役實行至今三年以來，這項先鋒性的計畫是否達到了預期中的成效？海外醫療援助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幫助有多少？未來又將往什麼方向發展？為了讓讀者更加瞭解外交替代役的內容，我們特別專訪了國合會秘書長、三年來伴隨外交替代役一同耕耘的楊子葆博士，以各種不同的角



許多海外志工的親身體驗藉由文字傳達給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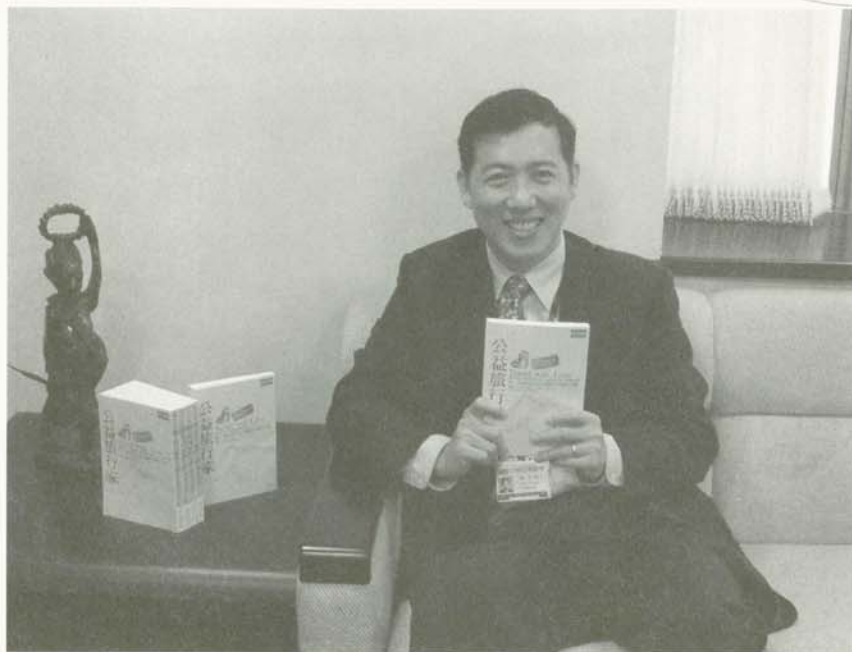
度為大家還原外交替代役的細膩面貌。

台灣人，描繪你心目中的世界

「你們知道非洲長什麼樣子嗎？」剛坐進國合會貴賓室的沙發，還未開始發問，楊秘書長就笑著丟給了我們這個問題。

「很多台灣人是不知道非洲長什麼樣子的，也許他們能大概畫出非洲的輪廓，知道北邊有埃及、南邊有南非，但是他們不知道非洲真正的肖像。埃及、南非其實不算非洲，他們和白人的文化都有非常深厚的關連，真正的黑色大陸，是大家遺忘的那一塊、和我們熟悉的歐美日文化完全不同的那一塊，分佈於廣大非洲中的那些國度。而你們，知道這些國度嗎？」

「亞洲呢？即使是亞洲，我們所瞭解的程度也僅限於日本、南韓、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等等，其他的也是面目模糊。人口突破十億的印度、全球最大的列島國家印尼，在我們的腦海資料庫當中大概也只剩下一個名字而已。美洲那邊，加拿大、美國自然是台灣人熟悉的國家，但是再往南，中華民國友邦最密集的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區域，我們能唸出幾個地



國合會楊秘書長介紹接外服務紀實出版品：《公益旅行家》

名？南美洲的ABC三國（阿根廷、巴西、智利），我們能夠畫出他們的位置嗎？」楊秘書長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台灣人，世界在我們的心中究竟長什麼樣子？」

在楊秘書長說話的同時，我腦中浮現起了他在國合會另一本出版品《台灣心·世界情》當中所寫的一段文字：

——我們是世界邊緣的台灣人。

在過去，基於一些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台灣人集體意識裡的世界地圖似乎是殘缺扭曲的，有些部分看得特別清楚，有些部分則渙散洶漫，甚至根本看不見。如果把全球人口縮減成爲

一百人的部落，按照目前的比例，我們會見到五十七個亞洲人、二十一個歐洲人、十四個美洲人以及八個非洲人，問題是在台灣人的印象裡，我們認識這些人嗎？

但是，四十年來，其實有一群人，他們選擇了獨特的一份志業，遠赴海外參與國際合作發展工作，他們是一批獨特的台灣人，他們有獨特的經歷、難能可貴的奉獻精神、罕見的實踐能力，甚至他們腦中的世界地圖，也和一般的台灣民衆不同。

從「先鋒案」一路走來

雖然我們的主題是外交替代役，但這一切必須從四十年前



國際醫療救援

醫療外交替代役的過去、現在、未來 HOW



國合會籌辦外交替代役及各項海外援助工作

說起，楊秘書長娓娓道來這段歷史。

1961年，台灣在美援的支持下，政府成立了「先鋒案執行小組」，著手進行一項名為「先鋒案」(Operation Vanguard)的計畫：派遣農耕隊到非洲國家提供農業技術協助，隔年更推動了「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專責此一計畫。

不可諱言地，以當時台灣的外交情勢而言，台灣農耕隊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協助邦交國的農業環境，以維繫在聯合國的會籍。雖然台灣在1971年仍然被迫退出聯合國，但此項援外計畫依舊持續進行，「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在

1972年轉型為外交部主管的「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1995年又通過了「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於隔年七月正式成立國合會。

目前國合會在非洲、中南美洲、加勒比海、歐洲、亞太及亞西等地區32個國家派駐有38個技術團，人員約250名。而在非洲友邦中，更派駐了四個醫療團，分別位於馬拉威、布吉納法索、查德、聖多美普林西比；醫療團提供當地人民基層人道醫療服務，除了在醫院或診所提供門診、住院及開刀等例行性工作外，也會到偏遠地區義診，並以專案方式協助

當地添購所需之醫療器材。

後來，隨著兵役制度的改變，也為我國的援外工作帶來更多的生力軍，「過去服兵役的目的，僅止於保護國家安全，現在，你們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直接到海外對其他需要幫助的國家與人民，提供實質而且具體的幫助。這也是讓年輕人自我成長的一個好機會，接觸不同文化、不同社會的人，這樣子的經驗與訓練，在外交替代役男往後踏入社會時，都會是其他同輩的人所羨慕的資本。」楊秘書長振奮地說。

醫療外交替代役的意義

雖然外交役是個極特別的經歷，但身處語言文化與我們迥然相異的非洲，初出茅廬的外交役男究竟能帶給當地人民什麼幫助呢？整體而言，醫療外交替代役的最大意義又是什麼呢？楊秘書長認為，外交役的目的固然是為了幫助非洲當地人民，但其實更重要的是培養役男「獨當一面」的能力，以及「國際觀」的視野。「台灣需要有這兩種能力的人才。」楊秘書長表示。

許多外交役男並不一定是想把援外工作當成終身志業，但他們在海外期間若能增長這兩

國際醫療救援

醫療外交替代役的過去、現在、未來 HOW



方面的能力，回國之後將為台灣注入一股新思維，台灣人會更加看得見世界。「但如果還要再賦予第三層與醫療有關的意義的話，我覺得是他們跟著當地的資深醫生所習得的傳統療法，」楊秘書長說，「目前非洲常見的疾病有三種：愛滋病、瘧疾及肝病。像瘧疾在台灣早已根除，若不是到非洲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治療，而儘管愛滋病與肝病在台灣也有相當多的案例，病因以及治療方式也與非洲當地有所不同。若役男能在非洲這種缺乏醫療資源的環境中，習得運用傳統或自然的方式進行醫療工作，也算是一項難得的能力。」

為了讓役男在服役期間能夠訓練出獨當一面的能力，國合會也相當支持醫療外交役男在海外自發性的服務工作。一般而言，醫療外交役的工作項目僅止於例行性、機動性的診療工作，以及協助醫療團團部處理文書、行政、管理、會計等事宜。但是我們經常聽到醫療外交役男做了許多義務以外的工作，如幫助當地人民籌募衣服、挖井、募捐醫學書、協助來台就診等，國合會其實都樂見其成。

非洲阿福與亞洲阿福

「平常國合會從事的皆為整體的工作及技術援助計畫，並不會特別針對非洲人民提供個別的援助，但在我們接到役男提出計畫，希望協助當地罹患神經纖維瘤的兒童來台就診時，我們依然同意。但我們的先決條件是，希望役男能全程參與這項援助計畫，並陪同病患來台，瞭解整個跨國就診所必須思考的各項問題，以達到促使役男更加成長的意義。」這就是數個月前名噪一時的新聞話題：非洲阿福的故事。

楊秘書長也為我們解釋了他曾有的疑慮。過去，也有一位「亞洲阿福」，來自東南亞，同樣是罹患神經纖維瘤、同樣經由援助來台就診，不幸的是，手術未竟全功，亞洲阿福只能帶著未痊癒的疾病以及台灣社會龐大的捐款回國。由於這並不是一項成功的援助，因此後來在新聞媒體上也銷聲匿跡，在國合會的後續追蹤之下，才察覺亞洲阿福回國之後竟面臨家破人亡的局面！

他的父親發現到國外就診可以吸引大量捐款，便開始帶著神經纖維瘤的兒子到處「尋求援助」，隨著不勞而獲的善款越來越多，亞洲阿福的父親也開始不事生產、酗酒度日；亞洲阿福家中的兩個姊妹在阿福

「開始賺錢」之後，日漸不受父親重視而與家中感情失和；其母不堪家庭破裂，最後走向自殺一途。活生生的人間悲劇，竟導因於一場原本充滿善意的援助行動。楊秘書長不禁感慨，跨國援助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愛心和技術，更需要通盤的瞭解與細膩的計畫，才不會適得其反。

相較之下，此次非洲阿福的來台醫療就順利得多，且在國合會的通盤考量之下，避免許多可能產生的後遺症，也讓有心幫助非洲人民的役男得到一次完整的學習機會。

對未來外交役男的期許

歷經了三屆外交替代役的試辦，國合會計畫在未來能夠擴大員額，讓更多的專業役男參與其中。目前台灣的四個駐外醫療團共約有三十名正式醫療團員，國合會計畫在「一名正式團員帶領五名役男訓練」的配額下，能夠將醫療替代役逐步擴大至 150 人的規模。

「現在駐外醫療團的團員中就有北醫的校友喔！醫療外交替代役的第二、第三屆當中，也各有一位你們北醫的學長在服役，你們可以和他們聯絡訪問。」楊秘書長告訴我們。而我們在這一系列專題當中，也



國際醫療救援

醫療外交替代役的過去、現在、未來 HOW

確實會有一篇報導，採訪第二屆醫療外交替代役役男——北醫 841 校友陳逸彥醫師，側寫他的服役歷程。

「這三屆醫療外交役男的表现，在國合會眼中究竟如何呢？」我們問。

「其實這些外交役男的 personality 都相當不錯，而且願意在一個先鋒型的政策剛開始執行之初，就大膽投入奉獻，這樣的精神個個都值得嘉許。」

楊秘書長繼續說到：「但如過真要挑出一些值得改進的地方，我想是他們的行前準備還不夠吧！在出國前的訓練當中，第一堂課我們就問了剛剛問你們的問題：非洲地圖怎麼畫？結果我很訝異地發現，他們竟也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理論上這些願意來到非洲的役男，應該是比一般大學生對第三世界有更多瞭解才對，因此我們覺得他們的行前準備仍不夠充分。而事前做的功課不夠多的話，在到達海外後，就必然要花更多的時間去熟悉文化，稍一不慎，甚至可能發生『玉米戰爭』的悲劇。」

「另一方面是語言的問題，雖然行前訓練中會有當地語言的集訓，但這仍是相當不足的，語言的隔閡會拖累溝通的進行，所以也是能夠越快打破這項藩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楊子葆博士

籬越好。目前我們觀察到的役男們，在第三世界當地學習成長的曲線大多呈現 U 字形的右半段，也就是說需要歷經大約一年的摸索過程，才能在第二年大幅成長而有所作為。但我們更期盼未來有志的役男能做好更完善的準備功夫，讓成長曲線呈現倒 U 字形的左半段，盡快到達顛峰，維持飽和而旺盛的學習力，才能在兩年之內有更多的進步。」

台灣人，讓我們走進世界

不只是對於文化和語言的學習，楊秘書長更期許未來的外交役男能善用國際資源，積極與國際組織互動，以擁有更高的視野。就醫療而言，不論是

USAID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MSF (Medecins Sans Frontiers, 無國界醫生組織)，或是 WHO，都是相當值得接觸與合作的對象。運用這些資源，對於取得更多的研究病例或醫療技術都有很大的幫助，而且也有益於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注目。

台灣的援外醫療工作，近幾年也不斷地在擴大與突破，不只是定點醫療與巡迴義診，接下來更將邁向計畫性地改善當地人民衛生品質。例如運用台灣自身經驗幫助聖多美普林西比撲滅瘧疾的計畫，就將號召國內寄生蟲及公共衛生的專業人士組成團隊共同前往當地執

國際醫療救援

醫療外交替代役的過去、現在、未來 HOW



行；其他又如甘比亞、塞內加爾的疫苗捐贈計畫，非洲孩童維他命贈送計畫等，在在顯示出台灣醫療團的用心與努力。

「世界之大，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去探訪，許多不同膚色、文化的人，值得我們去認識，在未來漫長的生命過程中，這兩年的經驗會是一項寶貴的資產。當我們在海外遇到外國人搞不清『台灣』和『泰國』有什麼不同時，會讓我們生氣，但我們自己在看待其他地區、社會的人民時，是否也不知不覺地犯了這種無知的偏見？」楊秘書長回憶起過去台灣發展的歷程中，曾有許許多多的外國朋友來這塊土地奉獻心力、幫助台灣人民，而如今台灣已經有能力、有自信去為世界上其他需要幫助的人付出我們的愛心，台灣的年輕人應該勇敢的踏出這一步，讓這條通往世界的希望之路無限展延。

「台灣人，讓我們走進世界，也讓世界認識台灣。」楊秘書長為外交替代役下了這個註解。

附註一：

關於國合會、我國援外團體以及外交替代役資料，可以參閱以下書目及網路資源：

1. 《公益旅行家——你，你也可以是台灣最年輕的大

使》，新新聞文化，2003年4月。

2. 《台灣心·世界情——愛在他鄉的八個動人篇章》，新自然主義，2002年9月。

3. 《西非荒漠上的台灣奇蹟》，格林文化，2003年10月。

4. 國合會年報。

5. 國合會電子報 (http://www.icdf.org.tw/chinese/c_epaper_trial01.asp)。

附註二：

楊秘書長表示，國合會相當願意與大專院校或社團合辦活動，促進大學生更加瞭解海外援助工作，聯絡方式可洽詢國合會網站：<http://www.icdf.org.tw>，或 email 至 Y.C.Huang@icdf.org.tw 與國合會秘書室助理黃小姐聯繫。